

海岩 分享 紅木收藏四要素



■清代黃花梨雲龍紋大四件櫃一對
嘉德拍賣成交價：39760000元人民幣



■元清坊 交趾黃檀明式三圍板羅漢床



■傢具收藏家海岩

當人們談到海岩時，作家、編劇、黃花梨收藏家，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身份統統被他攬於一身，在海岩的眾多身份之中，最為人熟知的是作家與編劇，然而在收藏界，有「資深黃花梨收藏家」名頭的他做客博物誌系列講座也是如此評價自己的，「我實際上是一個四流的職業經理人、四流的作家和四流的編劇，是九流的收藏家、一流的傢具愛好者。」。

海岩應邀舉辦博物誌系列講座之「紅木傢具的收藏」，在兩個小時左右的講座過程中，和我們分享他的收藏觀點，也分享了其收藏紅木心得，具美麗、耐久、稀有、純粹四要素才能吸引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Q：可否解釋市場由明式的黃花梨傢具向紫檀傢具轉變現象背後的因素？

海岩：歷代特別是明代晚期，以黃花梨為主要用材的硬木傢具是江南文人時尚的創造，雖然也很貴重，但並不是明代傢具的代表。明式傢具在中國有四百多年的傳承歷史，近一百年來，因明式傢具的簡潔設計與西方對極簡設計的追求十分吻合，所以受到西方的極力追捧。常常可以聽到學者說，明式傢具是西方極簡設計的鼻祖，對西方現代極簡設計特別是極簡傢具的設計有啟蒙價值。具體來說，中國近百年來處於一個貧窮的地位，幾千年來的主流文化，從清晚期以後開始變成現在的邊緣、弱勢文化。因此，凡是主流文化追捧的事物與觀點，中國的學界、知識界、收藏界都會一擁而上。明式傢具作為主流文化認可的最高等級傢具，受到關注與追捧這一點恰好說明了這種文化現象。紫檀傢具在過去也沒有如今的地位，收藏界曾有「十清不抵一明」的說法。這幾年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清代紫檀傢具的地位漸漸上升，但這同樣是西方收藏界與資本炒作的結果。最近幾年，西方一些大拍賣公司爆炒中國的宮廷尤其是清宮系列，一個獸首可以賣到過億，並且弄得沸沸揚揚。它們往往代表着西方文化的主流意識，中國收藏界見此就跟着追捧清式傢具。所以這幾年，中國傳統傢具拍賣世界紀錄改由紫檀傢具領銜，在此之前，中國傳統傢具的拍賣紀錄始終是由黃花梨傢具保持的。

Q：我們常常聽說明式傢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可以詳細解釋嗎？

海岩：我們看到一件很簡潔的官帽椅、圈椅或是條案，就稱之為明式傢具，但這只是從款型上來說的，其實不是這樣。從廣義上來說，款型簡潔的傢具都可以稱為明式傢具。狹義的明式傢具，是站在收藏的角度上說的。除了簡約的造型設計之外，還要有科學合理的結構法度，也就是精密的榫卯結構，還要有符合文人意趣的線腳美學。明式傢具是中國傢具史上第一次將木材的天然紋理與其簡潔的款型相融。因此，對木材天然紋理的欣賞是明式傢具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現在所說的明式傢具原則上不包括漆式傢具與雜木傢具。明代硬木傢具主要用材第一是黃花梨木，中外拍賣史上的傢具也多以黃花梨為主；黃花梨傢具佔了明式傢具拍賣紀錄的90%以上。第二是紫檀木，紫檀木在明代多見於配飾與小件，大件傢具很少見。第三是鐵梨木。第四是鸚鵡木，這與現在國標裡的雞翅木音同物遠。第五是烏木，這與電視上所說的烏木也不一樣。另一個就是南方的櫟木，櫟木在現在的國標裡是排除在硬木範圍之外的，因為紅木的國標是植物學家定的，不同於歷史文化的概念。

Q：市場現在漸漸有一批買家專注金絲楠木，對這一收藏方向你如何看待？

海岩：金絲楠是軟木，也叫柴木，就是燒柴火用的木頭，有點貶義的意思。過去金絲楠有「柴木之王」的稱號，主要用於建築以及造船、牌匾、箱櫃和棺

材。

金絲楠木在歷史上不能和紫檀、黃花梨及紅酸枝相提並論，但近年來被炒得很厲害，現在所謂的「皇帝專用」就是炒作結果之一。雖然它確實曾被用來建造宮殿，但主要是因其料大、耐腐的緣故。古代比較尊貴的人家一般不用楠木做傢具，原因之一是因為軟木所製傢具榫卯結構不耐久。此外硬度較差，用的時間一久得會顯得坑坑巴巴的。再有，人們覺得楠木是最好的壽材，可能因為心理忌諱覺得有陰氣。金絲楠木，從兩三年前的幾千塊錢一噸到現在的近十萬塊錢一噸，炒作力度之大可以想見。然而，它的美麗是不是得到了百年以上的承認？它的稀有度夠不夠？它的耐久性如何？可以說這幾項它都欠缺，所以投資有風險，收藏須謹慎！

Q：可否總結一下應該怎麼看古董傢具？

海岩：第一是看路份；也就是看傢具是屬於文人傢具、宮廷傢具還是普通老百姓的傢具。文人或皇帝所用傢具，款型、工藝、用材都比較好。第二看用材：同樣是文人傢具，使用的是黃花梨還是櫟木，價格上差異就很明顯。然後看修配程度：凡是「型、藝、材」差不多的傢具，定價高的都是修配程度少的，定價低的是歷史上有修配紀錄的。大部分傢具是這樣，但不完全如此，這只能算我的一己之見。最后才是看著錄，即看這件傢具是不是傳承有序。比如，王世襄先生的一個筆筒拍出五千多萬、一張小條案拍了兩千多萬。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就是因為這件傢具王世襄先生收藏過，現在「王世襄」已經變成商業上的一個噱頭了。如果你今天在拍賣會上買的東西，隔幾年再賣，一定得寫上「某某哪年秋拍」。這件傢具誰曾經收藏過，在哪一年拍賣過，在哪裡展覽過，這就叫著錄。海岩最後分享了紅木收藏的「四要素」：一美麗；二耐久；三稀有；四純粹。美麗是指什麼呢？這件器物的美是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得到全國或世界範圍承認的美。如果最近才開始認識到它的美，沒有一個歷史傳承的過程，是不具備收藏價值的。耐久，是指傢具在歷史上不僅具有使用功能，同時也是世代傳家的財富象徵。稀有，很多東西很美，但是太多了，街上隨便買買就一堆，而且不怎麼漲價，自然沒有什麼收藏價值。還有就是純粹，B貨是加了別的東西，C貨是既加東西又加色，這樣不純粹。傢具同樣如此，用其他材料頂替，或者是併拼補補，不夠純粹就會影響到它的收藏價值。

海岩 其他精彩語錄回顧

語錄一：中國人的價值觀首先是從材料開始的，除了書畫和瓷器要看名頭與藝術外，其他很多器物類的傳統文化藝術，材料的稀缺與珍貴度對它的市場價值影響很大。

語錄二：黃花梨與紫檀確實優於其他木材，因其本身就具備審美價值，就像和田羊脂玉籽料或是滿綠玻璃種的翡翠，不用雕工就可以欣賞到它的美。

語錄三：人工種植的黃花梨500年成材，現在的中國人，如果說給兒子種樹，大多數人都不會幹，兒子該怎麼著就怎麼著吧。給孫子種樹，這就算了。說給500年以後不知道是誰的人類種樹，打死我我也不幹，我還得澆水挖坑佔地，不幹。現在為什麼還是有人幹？一定是有當下快速變現的能力。

語錄四：廣作傢具有自己的藝術概況，比如說用料極其厚重。因為廣東是碼頭，進口的料先在那兒卸，料便宜。運到蘇州去得多貴啊，運到北京去不怕，那是皇上要用。

語錄五：中外拍賣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海南黃花梨、越南黃花梨的稱謂，就是黃花梨，老傢具如果非要說木頭從哪兒來，是不科學的。

語錄六：現在沒有人炒黃花梨，炒作要有利益，要花錢、花精力，你炒完了別人說給我兩件，你說我也沒有，那你炒它幹什麼？



■勾子紋鑲理石長靠椅（清代）

萬象靈犀

蘇軾《功甫帖》迷局凸顯中國古畫鑒定之困

新華社電 蘇軾《功甫帖》真偽迷局再起波瀾。月中上海藏家劉益謙攜所購《功甫帖》原件現身北京，在全國近百家媒體的注視下，接受由高倍掃描儀和50—200倍的光學放大鏡進行的「體檢」。

據現場展示的高清圖片，結合當天引用的機構鑒定報告及多位專家學者提供的最新學術文章，劉益謙及其所創始的龍美術館執行館長黃劍認為，《功甫帖》為自然書寫，上海博物館3位研究員的「雙鉤廓填說」無法成立，上博文章不能推翻此前由安儀周、張慈玉、徐邦達等鑒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為蘇軾真跡的結論。

蘇軾《功甫帖》，紙本，墨跡，兩行九字，縱27.9釐米，橫9.5釐米，書「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是蘇軾寫給好友郭祥正（功甫）的臨別便箋。

從2013年12月底上海博物館3位研究員公開質疑《功甫帖》時起，到2014年1月13日紐約蘇富比發佈14頁研究報告力證《功甫帖》屬「真跡」，再到18日劉益謙被迫採用多種現代技術設

備現場「驗明正身」，《功甫帖》真偽之爭撲朔迷離，進一步凸顯中國古畫鑒定困局。

當日，到場的一些專家學者，包括徐邦達弟子蕭平、傅熹年弟子朱紹良（徐邦達和傅熹年均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七人小組」成員）在內一致認為，就上海博物館3位研究員提出的證據而言，尚不能推翻此前由安儀周、張慈玉、徐邦達等歷代鑒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為蘇軾真跡的結論，除非他們有新的證據。

記者注意到，採訪中幾乎所有的專家學者均表示支持安儀周、張慈玉、徐邦達等歷代鑒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為蘇軾真跡的結論，並認為上博的「證偽」站不住腳，但沒有人敢「證實」《功甫帖》就是蘇軾真



清嚴

跡。「我只能說，《功甫帖》非常接近真跡。」朱紹良說。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歷來是世界性難題。據朱紹良介紹，在最權威的《宋畫全集》中記載的900多件書畫裡，超過95%也是推論為「真跡」。「比如《清明上河圖》，誰敢肯定就是張擇端真跡？光乾隆皇帝就收藏了4幅，但誰敢說故宮所藏《清明上河圖》有假？」

據了解，中國宋元書畫存世稀少，在國內也是寥若晨星，國內外不少博物館將宋元書畫作為鎮館之寶，收藏宋元書畫的多寡甚至決定着博物館在業界的地位。正因如此，古書畫鑒定界一直信奉「宋元寬、明清嚴」的原則，不敢輕易「證偽」宋元書畫。台灣書畫研究者陳蕭羽認為，針對古書畫鑒

定，「存疑」是主觀的，但「證偽」必須是客觀的，需要無可辯駁的事實和邏輯支撐。他認為，在更完美的《功甫帖》出現之前，「從舊說」是最可接受的方式，在少數被證實為「真跡」和可被證明為「偽跡」之間存在大量的模糊空間，需要隨着科技、文明的進步在未來被驗證。

作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的權威，「七人小組」的鑒定曾經一言九鼎。「他們有豐富的書畫鑒賞和古漢語知識，又曾經看過大量書畫，多數人本身也能書會畫，因而具備後輩無法企及的優勢。」朱紹良說。

但如今，隨着部分成員相繼故去，古代書畫特別是宋元書畫的鑒定變得更加艱難，急需國家有關部門成立權威的鑒定機構釐清古代書畫的鑒定難題。

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雁生也表示，儘管《功甫帖》的真偽暫時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論，但由《功甫帖》所牽涉的中國書畫鑒定問題，需要政府部門積極面對，以便更好地解決中國書畫鑒定的主流話語問題。